



# 誤了婚期的嫁衣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58：合肥

715 11  
874



15

# 誤了婚期的嫁衣

漫 萍 等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

蚌埠市人民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發行

書號:574·787×1992 1/32·7壹印張·39千字

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統一書號:丁10107·165印數:1—3,000

定 价:(丁) 0.20元

封面設計 殷勵箴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包括七个短小的小说。“未到差的人民代表”和“我的爱人”都较成功地刻划了农村妇女的勤劳、先进的形象，歌颂了妇女的成长。“在茶馆里”描写一位老红军退休后，在一个水库工地上开茶馆为工人服务的故事。“误了婚期的嫁衣”通过一个姑娘将做嫁衣的钱全部省下来还了贷款的故事，颂扬了青年一代新的品质的成长。“丰收之前”抒写了一个寡妇和一个单身汉之间的爱情。“在大路上”写的是在卖余粮时，与不法奸商的斗争。“张老的青春”刻划一个老艺人在解放后，恢复了青春的喜悦的心情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未到差的人民代表····· | 王庆丰 (1)  |
| 我的爱人·····     | 王庆丰 (21) |
| 在茶館里·····     | 孙肖平 (35) |
| 誤了婚期的嫁衣·····  | 漫 萍 (43) |
| 丰收之前·····     | 漫 萍 (50) |
| 在大路上·····     | 漫 萍 (55) |
| 張老的青春·····    | 漫 萍 (59) |

## 未到差的人民代表

王 庆 丰

十月下旬，我到大成乡去了解普选工作。

下乡的那天，天气特别好，碧蓝的天空，金黄的太阳，微风荡漾，空气新鲜。虽说快要入冬，不免有些冷，但背着背包赶路倒很合适。晌午时分，走到一条小河旁边，小河不宽但很陡，没有桥也没有摆渡船。这地方我是第一次来，认不认路，只好呆呆地站着。

临来时，王科长对我说：“过了河，最好不走黄家圩，横七竖八的沟汊，左一道右一道象蜘蛛网似的。黄家圩外号叫小南京，南京有多少城门，黄家圩有多少陡门，南京有几道街，黄家圩有几道塘沟。生人认不认路，要是摸到圩套里，就跟进‘迷魂阵’，三天三夜都别想摸出来。”

我将背包放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想找个人问路，忽然有人从圩埂上来了。离远看，一色齐都是红红绿绿的花衣裳，四个人打着八条辫子，都用色彩鲜明的飘绸扎着蝴蝶结，随

身飄蕩……走近了一看，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，都穿着滿帮大花鞋。

“請問你……”

我連忙打招呼想問路，剛講了半句話，圩埂上突然有一條淡紅色的小驢駒子，踢、踢、踢地冲向我們这边來了，後面緊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娃子，光着脚，拖條大棍，一路跑一路罵着追來。

那驢駒子順着河沿越跑越快，一不留神，蹶着自己頸脖下面的繩子，頭一低，屁股一歪，通！栽下河去。小娃子把棍子一丟，哭了起來。

河水流的很急，驢駒子又不會游泳，淹得亂打轉轉，鼻孔呼哧，呼哧地出粗氣，眼看一條活蹦活跳的小驢駒就要淹死。我急的直要撲過去，誰知在前面，河水里撲通响了一聲，激起一片浪花，一个姑娘跳下水去。剩下的三个也都忙着脫鞋卷褲脚……

這時，我也顧不着問路，只注視着跳到河里去的姑娘，她兩手划着水，到了驢駒子跟前，一把抓着繩子，又向岸上游來。我也赶到跟前，大家一齐动手，費了很大力氣，才把驢駒子救上來。

驢駒子凍得發抖，姑娘也凍得咀唇烏紫……一身藍底紫紅花的夾袄濕淋淋地直滴水，頭髮也濕了，兩條油光光的辮子也失去了光彩……她把小驢駒子交給了在岸上吓得改變了臉色的小孩，用低低的責備口氣說：

“傻傢伙……看驢到了河邊，還能跟后攆嗎？要不……

……”她不愿表白自己似的忽然把話停住了。

姑娘的勇敢行动，使我吃惊。我没有看那个小娃子怎样把驢駒子拉走的，我的眼睛一直落在这个姑娘身上，我替她那渾身的湿衣服着急，其他姑娘也同我一样表露出这种神色。

“怎么办呢？在这荒郊野外……”我着急地说。看看别的姑娘身上也是只穿一件花夹衣：“哪……哪有衣服给你换？”

“没关系。”下水的姑娘倒不在乎地抱着胳膊，眼睛注视着圩埂那边的路上。

“怎么他走的这么慢呢？”另一个穿红夹袄的姑娘说。

“他又不知道我下河……”

正说着，山上下来个小伙子，挑付担子，一头放个台灯（灯罩里还有一块红纸），还有闪着油漆光亮的木盆等，一头放只大箱子。姑娘俯上前打开箱子，拿出几件衣裳，到山那边换了，小伙子站在担子旁边对着她们发楞，闹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
不一会，姑娘们又回来了，把潮衣裳交给小伙子挑着。她们又是跳又是唱地走了。

这时候，我开始注意那个救驢駒的姑娘，对她着重看了几眼。她最大不过二十岁，个子不怎么高，倒非常粗壮、结实，圆圆的脸儿，小小的咀巴，一双明亮亮秋水碧波似的眼睛，眼珠儿灵活地转动着；生就的伶俐，一望就知她一定很聪明。

我跟在她們后头，一直往西走，最后我实在是忍不住地問：“你們是走亲戚的嗎？”

“不是。”她們連望我也不望一眼。

其实我早已看出她們的底細，知道她們是干什么的了。

“你們是送嫁的？”

“你知道還問！”

“誰是新娘子呀？”

“呸！”走在我前头的那个姑娘对救驢駒子的姑娘一撇咀，“她！”

“婆家在哪里？”我一点也不因为她們对我冷冷淡淡的回答，就不問她。

“在大成乡……”

“那我算是找到帶路的啦！”我高兴自己上路就遇到这一群好同伴。

走着，她們又談起了閑話，生产呀、学文化呀、演戏呀，等等，一切无所不談，慢慢地又扯到了那个救驢駒的姑娘身上，說她人还未嫁过去，人家已經选她当上人民代表啦；又說：剛才不要让她換衣服，就让她穿一身湿淋淋的衣服去見她那一位。

“死了头！”救驢駒的那个姑娘对講話人的胳膊窩掐了一下，于是話头停了，发出一串銀鈴似的笑声。

一路上，这种声音就未停过。

过了黃家圩，太阳已經歪西。同路的姑娘們往南边去了，我一个人到了乡人委会，見到了黃乡长，我将介紹信遞給他，

他看了一下說：

“林科員！你坐下來歇歇，先看一下候選人的名單。”  
說着將名單遞給我，我拿着名單仔細地看着：

王建民、男，二十二歲，青年團員，幸福社王莊隊人……

馮亞男、女，二十歲，青年團員，大鄭鄉馮家咀社人……

奇怪！大鄭鄉的人怎麼選到大成鄉來當代表？我向站在旁邊的黃鄉長問道：

“馮亞男是哪個鄉的？”

“大鄭鄉。”

“她怎麼被你們鄉選當人民代表呢？”

“不錯。”黃鄉長忽然笑起來說，“這個人民代表呀，還未到差呢！不久就要來嘍。”

這叫我更不知其所以然了，正想再問，黃鄉長給我送過一根煙，說道：

“林科員！你要知道這個來龍去脈，我先要講個故事給你聽。”

故事就在下面開始了：

七月里，正是防汛緊張的時候，馮亞男家邊的大鄭鄉圩堤，在一場大風暴之後被洪水冲破，我們黃家圩的圩堤呢，也是萬分緊張，用一般社員的話來說，就叫做“拴在老虎尾巴上——甩啦！”就在這個時候，馮亞男跟大鄭鄉的一百多個青年男女，響應縣委的號召，在自己家被淹不久，便來支

援黃家圩防汛。

天气是相当不好，一天到晚，一夜到亮，雨嘩啦啦嘩啦啦的、紧一陣慢一陣的。参加防汛的人們，身上淋的象个落水鸡似的，任你有二十套衣裳，也别想能穿一件干的。光下雨还不算，还有雷、电、风，它們推涌着洪水向圩堤扑来！防汛的人都紧张起来了，男青年們都集中在險段上，一天未吃飯，也不敢离开半步。妇女們組織个搬运队，由防汛大队部向險段上搬运搶險物資。

馮亚男跟三十多个妇女，每人扛两条大芦席，向險段上跑来，打王庄北头經過，一个閃电，她发现圩堤半腰里有一个漏洞，白茫茫的水打洞里流出来，冲进一片双季稻田里。这可把她吓坏了，大声地喊：

“大家別走，有漏子！”喊着，将手里两張大芦席往洞口一堵，連身子压在上面。誰知水的勁太大，一股勁将她連人帶芦席冲跑有十多步远，她第二次又扑上去，又被冲了下来……

眼看着漏子越冲越大，水也越流越猛，附近那片双季稻田，已是白茫茫的了。

馮亚男一連两次沒有堵上，更加着急。这时后边运稻草的妇女們已經赶到，她伸手搶了一捆稻草，扑通一声跳下河去……

十分鐘以后，搶險队到了，忙着下去几个懂水性、有經驗的人，才算把漏洞堵上。等把亚男救出来，已經是面色发青，不能說話了，大家忙把她送到大队医疗站去。

黃家圩的堤，終于保住了。

秋后，滿圩田一片黃，一眼望不到邊的好莊稼，稻穗子沉甸甸的象個狗尾巴似的。是收割的時候了，收割的人們想起了那個舍命救圩的馮亞男，也想着她那受災的家鄉……

十月里，收完了稻子打完了場，縣委號召非災區替災區代養牲口。大成鄉和大鄭鄉相距很近，大成鄉主動要支援大鄭鄉，於是馮亞男就牽着兩條瘦得象安上翅膀就能飛上天的牲口，又來到了大成鄉幸福社王莊隊。王莊隊的生產隊長王大龍忙着去通知飼養員老張頭，叫他把牲口圈整理一下，將隊里的四條牛集中在一頭拴着，騰下一半地方，託給兄弟社的牲口住。社里團支書王建民原先和亞男在圩堤就互相認識了，看她來了，就一把拉着她說：

“牛棚離我家近，就在我家帶飯。”

亞男本打算自己起伙的，建民偏要留她在家里吃飯，亞男推辭不掉，只好答應了。她心里非常感激，臨來時，覺着孤身一人在外邊，多少總有些困難，心里有些顧慮，現在看大家這樣熱情地對待她，就一點顧慮也沒有了。

“你爹跟你們的社主任，心也太寬了，舍得託一個姑娘孤單單地出來……”王建民的媽媽關心地問道。

“大媽，是我自己要求來的。”亞男說。

吃過一頓飯以後，亞男熟悉了這家人的情況：母子兩個，沒有旁人；建民是個初中畢業的學生，沒有考上高中就在家裡參加勞動了，現在在社裡擔任團支部書記并兼民校教員。

“亞男同志，在家上民校吧？”建民吃過晚飯臨出門時

忽然想起這個問題。

“嗯。三年級。”

“書帶了沒有？”

“帶是帶來了，就是在防汛時搞得亂七八糟的了。”

“沒關係，我想法子給你搞一本來。”

就這樣，亞男天天將牲口喂好、飲好以後，就跟建民一道上民校去。

“……吃過晚飯，咀一抹就走了……”飼養員老張頭看亞男跟建民一陣上民校，心里很不高興地說，“原來四條牛都夠我忙的，現在六條……”往下去他哼了一聲，就什麼也不說。白天，見到亞男也沒有笑臉給她看。

老張頭在解放以前是個幫工出身，可是非常愛賭錢。現在雖說不允許賭錢，但也還有些人愛打撲克當娛樂。他就这样把不少時間都消磨在“杜洛克”上，哪里還會用心照料牲口。亞男來的那天，他還暗暗打算：以後吃過晚飯就可以出去打撲克了，牛屋裡事情有人代他做了。可是現在，亞男却天天跟建民出去上民校……

亞男是個眼尖心靈的人，她見老張頭對她的言語和臉色，就知道老張頭對她有意見。她在檢查自己這幾天的工作以後，她發現老張頭工作很差勁。夜里不給牲口上草，只在晚上放一捆稻草在槽裡，被牲口拖得槽裡槽外到處都是草。早上太陽晒屁股，才起來飲牛。她心里很不高興。她本想批評老張頭几句，又一想，年紀大的人，批評狠了反而不好，不如自己多用實際行動慢慢地來影響他。從此，每天夜里，

她自己起来添草时，也調理一下王庄队的四条牛的尿尿，早上天不亮，就将两下飲水缸的水挑得满满的，牛屋里扫得干干净净，有时候，也常讲些模范故事给他听……老張头见她替自己干活，心里也漸漸活动了……觉得这个姑娘身上好象有一种什么力量在牵动他。

日子过的真快，亚男在王庄，不知不觉已大半个月了。这天，吃晚飯时，她忽然想起自己在建民家里，吃穿都由人家照应得好好的，自己就不能帮助人家做点事情嗎？再想想，自己一天只喂两条牲口，闲大半天，帮建民媽做点針綫吧。建民媽已五十多岁了，眼睛不大好，正愁着找不着人做衣裳呢！

这一夜，她没有睡好觉，想了很多很多。起初想借把镰刀到南边山上替建民家砍柴，又想替人家做点針綫活。后来又觉着都不妥，因为山离的太远，要是去了一天不回来，牲口怎么办呢！做針綫活嘛，用不着出远門，也能够照应牲口。可是，針綫活到底是輕活，到晚上把牛屋里事情做完还可以做的，还有白天那許多空闲時間干什么呢！想来想去，最后她忽然想起：王庄队这几天不是正在修筑塘坝嗎？参加到他們一块挑挑塘泥，不是帮助人家做了事情嗎？想好了主意，天一亮，便忙着起来扫地挑水飲牲口。

水挑完了，老張头才起身，咳嗽了一陣，拭了一下眼睛，羞怯地慢声慢語地說：

“又起来迟了，累你挑水，你也不喊我一声。”

亚男笑了一下說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，年紀輕輕的，多挑一

担水两担水也累不坏我。”接着她就把去挑塘的打算告訴了他，說：“張大伯：这几天队里正忙着挑塘，我俩在一块合作，牲口交給一人喂，抽一个人去参加挑塘，省得閑的慌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停了半天，老張头晃晃脑袋說：“现在还不算太忙，等以后再說吧。”

亞男見他不同意，也不多說了，就自己去找王队长。到了队长家，王队长正在吃早飯，她把参加挑塘的意見說了之后，王队长很高兴，拍着手說：

“欢迎欢迎！你参加挑圩，我們照記工分。”

此后，亞男白日里抽空去挑圩，晚上抽空替建民家做些針綫。

一天傍晚，建民媽准备燒晚飯，缸里沒有水了。亞男拿起水桶就要出去，建民媽一把拦住說：

“你白天忙着挑圩，晚上又要照应牲口，趁这会工夫，你歇歇吧！”

“大媽！”亞男已經挑了滿滿两桶水，回來說，“挑一担两担水，也累不着我，我在你們家里，哪樁事情不是你們替我做好的。”

“都是我們做好的？”建民媽反問她一句，“建民的衣裳是誰替他做的？”

“我就做这一点事情，大媽成天挂在咀上。”

“有你这样个好女儿呀！我怎么不高兴呢！”建民媽意味深长地向亞男笑笑，接着又叨念起来，說自己上了年紀了，

晚上脫鞋不知早上还能不能穿到，又說建民一年小二年大啦，也該說門亲事。接着她就直截了当地說：

“亞男呀！不要說我沒老沒小地跟你开玩笑，誰家要娶上你去做媳妇，真是前世燒了好香了。”

這些話，亞男心里明白，她的臉不由得紅了，轉身走到院子里，雙手捂着又紅又燒的臉……這時建民却跟着她后面走來了，他對廚房里望了望以後，輕輕地掏出一只三號泰山金筆和一本練習簿，遞給亞男，說：

“看你天天使鉛筆寫字，寫出來的字看不清楚，叫我也不好改，下午開會時，供銷社主任來介紹新貨，我給你買了一支。”

“多少錢呀？”亞男吃驚地問。

“你要問多少錢干什么？難道我們之間……還能拿錢來計較……”建民臉通紅的，張着咀氣喘吁吁地說。

漸漸，亞男美麗、純潔的心灵里，開始闖進來一個東西——愛情。

亞男跟建民的关系漸漸好了，每天上学放学总是一路走。有时天黑，害怕她跌倒，建民打着电棒将她送回牛屋里。亞男对学习很用心，成績很好，建民在課堂里、在团支部会上都表揚过她。这样時間長了，有些青年人議論起来，說他倆恋爱上了。当這些話傳到她耳里，她想：建民对我是有那么个意思，可我还要考虑考虑呢！你們长着咀只管講去。好在這些发議論的人，也都是一片好心，他們都希望他倆能結成伴配成双。

“你怎么不跟建民一路了呢？”一天晚上下了課，一个出名爱讲笑话的毛姑娘，跟在她后面笑着说，“……是不是怕人家说你们？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？”亚男装着没有听清楚。

“我说的就是那回事。”毛姑娘很神气地点点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别假装糊涂了，我早就了解的一清二楚。还想赖！”

亚男拉着她的手悄悄地说：“别胡闹了，我跟你一阵想和你谈谈学习问题，你怎么把话头岔到那上面，我对王建民老师的情况还不大了解呢！”

“你呀！真会装蒜，还说了解呢。”毛姑娘格格地笑起来。

这时建民站在门外喊亚男，毛姑娘回过头说：

“去吧！快去吧！再过一时你不去，建民哥就要对你有意见了。”

果真，建民站在一棵大树底下，捏着手电在等她。

“这大半天了，你怎么还不来？”建民一见面就抱怨似地说。

“看你，就害怕人家不知道似的，”亚男走到他面前低低地说，“……以后你走你的，别等我……别老把这件事挂在脸上。”

“哈哈！”后面传来了爽朗的笑声。原来有人躲在旁边偷听他们讲话。

“这些人真调皮！笑什么呀？”建民奇怪似地说。